

2005年上半年最让人  
期待的两大青春文学

[左岸天使][夏至未至]

# 左岸天使

Left  
Bank  
Angel

一忽儿左 | 著

你拉着我的手  
往右走 往右走  
右边是几千年  
凝积下来的温柔  
我固执的往左走 往左走  
那里除了沙漠  
一无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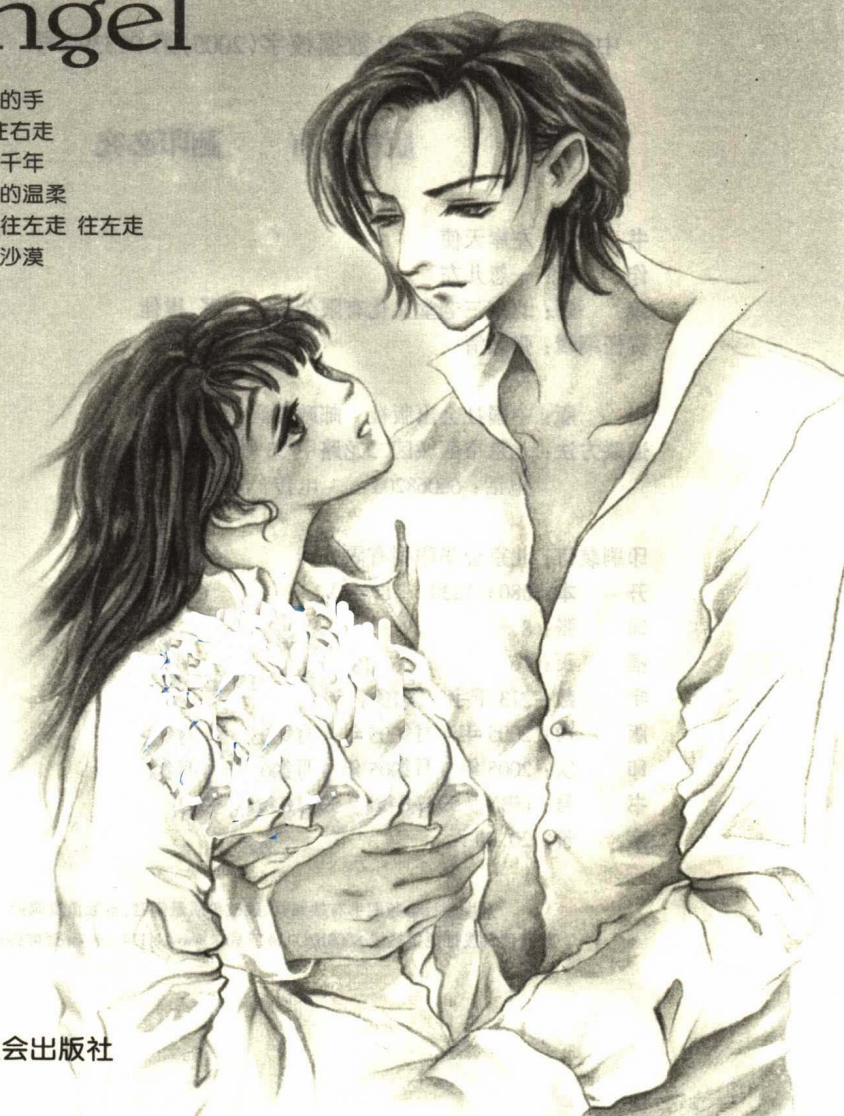
中国社出版社

# 左岸天使

## Left Bank Angel

一忽儿左|著

你拉着我的手  
往右走 往右走  
右边是几千年  
凝积下来的温柔  
我固执的往左走 往左走  
那里除了沙漠  
一无所有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岸天使/一忽儿左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87-0451-7/I · 146

I . 左 ... II . 一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390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 左岸天使  
作 者: 一忽儿左  
策 划: 北京三老堂文化有限公司孙建军、崔佳  
责任编辑: 张殿清

出 版: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68205 电传: 66051713

印刷装订: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插 页: 16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451-7/I · 146  
定 价: 20.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14 或登录 [www.bj114.cn](http://www.bj114.cn) 查询相关信息





Left  
Bank  
Angel

## [序]

留下的，出走的。不记得是谁说过，在三个人的爱情旅程里，只有两种角色，出走的，跟留下的。

在最初的几个章节里，我看的是友情的芬芳，爱情的甜美，遗憾之余却仍然是满怀的温馨，以为总有人能得到幸福。在链的爱情里，出走的是paper，留下来得是小布，然而，我收获的却是疼痛，尤其是链的背叛……链摧残了小布，摧毁了小布少女时代的所有梦想，甚至还幻灭了四个率性少年的友情神话……正当小布快被绝望的沼泽湮没时，jamfer适时得出现，如同一个长着纯白色翅膀的天使从天而降，守护着小布……我以为从那以后，公主和王子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很多次不知不觉地混淆了自己和小布的命运，融化在她的单纯她的疼痛之中……陪着小布笑陪着小布哭，在她的单纯心灵和复杂身世里

浮浮沉沉，甚至感觉很累……倦了，合上手稿，恍然大悟，  
左岸天使？彼岸花？佛家语，欲望彼岸的幸福，永远触摸不到的美丽……  
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出走的，留下的，俱是伤痛。



飞鸟掠袭的窗外  
阳光从斑驳的树叶间落下来  
你总是向着远方 莫名的忧伤  
而我  
读懂了你瞳孔里扩散的迷茫





梦里 很多很多孤独行走的钟  
一直一直提醒我  
时间在老去  
我把你丢在记忆里  
你却盛开在一桠一桠无端的晦涩中  
笑如烟花



碎石拼凑不成一座完整的大山  
就像你注定是我  
我注定是我  
有平行线无限延伸却无法折曲的哀伤





天使飞扬  
赐福拨酒  
我在幸福的一头踮身吟唱  
脚下是许许多多锋利的渴望







时间的隙罅让悲伤茁壮成长  
一圈 三圈 七圈 一十二圈  
原来宿命只是绕地球而转  
你还好吗  
眼底还落满苍茫吗  
或者 依旧在荒芜中期冀救赎呢



## 《题 记》

我随着空旷的轨迹一路延伸

始终相信

美好 在远方

幸福 不说话

看着 Paper 小鸟一样一件件衣服拿在身上比划，从巨大的穿衣镜里反射出自己消瘦的锁骨，饱满的胸部，光滑玉润的小腿，我就不由的想起了高中那会儿，Paper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细声细气的说：“我叫昭安。”然后就满脸红霞，不好意思再朝台下那么多头颅多看一眼，羞答答的样子却一点也不造作和扭捏，看上去就跟一穿着粗衣的下凡仙子一样干净可人。从第一眼起，我就发现了这个小姑娘的特别之处，所以一年多后的一天，当她伸出手说要跟我做朋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吃惊，仿佛是我命里必定遇见的人一样。印象中有一天，小皮不知道从哪个文学青年的小说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什么“每个女孩子其实都是天使，只是有些天使是用脸着地的。”于是他就总用这句话来打击我，说我胸部特小是因为我从天上降落的时候不小心胸部着地，所以压扁了也是在所难免的，气得我使出无敌一阳指，朝他的胳肢窝儿里一个劲儿的捅。上皮笑着求饶，待我停下来呼呼喘气的时候，却又装出正儿八经的样子说，“小布啊，其实没什么的，这不管用什么着地，你好歹都还能算是个天使啊！”。其实从一开始，我往 Paper 身边这么一站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特自愧了，她像个脱俗的仙子一样冰清玉洁，唇红齿白的，再看看我，就能发现我跟个猴子没多大区别，经常上跑下窜的，所以我自知理亏，便由



得小皮继续对我进行如此惨烈的人生攻击。我想我惊人的忍耐力一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给磨练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打小时候起就不卖任何帐的人也从来都没有嫉妒过 Paper 或者羡慕过她什么，我只是觉得 Paper 太柔弱，太需要一个像我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陪在她身边保护她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所不惜的放弃了我如假包换的女儿身，整天跟个小痞子似的跟着她穿梭在校园里，搞得人家低年级的学妹学弟一见我就往边上稍息立正，生怕惹着我这个魔头。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Paper 那么漂亮个小因愣是没人敢追，或许是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觉得我碍手碍脚的跟个浴霸一样在那里大放光明，确实挺棘手的，要么就是因为链和小皮那高大的体魄给予了他们生理上最为沉重的自卑感，于是都不敢贸然出手，这样一来，Paper 就变得无人问津起来。



Paper 和我们班当时那些叽叽咋咋的女孩很不一样，无论她走到哪，好像都没人会会对她粗脖子红脸大声说话，连我看了都一心想照顾她把她含口里怕她受伤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以骑士自居，我告诉自己我得挺住，得挡在昭安的前面，得保护昭安。由于昭安的柔弱，所以铸就了我的坚强。有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跟 Paper 说：“如果你真是昭安公主的话就好了，链做你的右护法，我么就是你的左护法，至于小皮同志么……做个小太监给您使唤使唤，您意下如何呢？”，通常这么说的下场就是我沦为小皮不对妇女同志使用暴力的教条下的反面教材，抱着脑袋四处乱窜，像只过街老鼠一样。

然而，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一天，链接过我的担子，成了昭安的贴身保镖，昭安也就不再需要我这个左护法了，于是我便笑着放了手，把我最喜爱的女孩交给了我喜爱的男孩，微笑着看他们并肩离开。感觉那时候的眼泪是甜的，雨一般下在心里，晰晰沥沥的。

看着眼前拥有灿烂笑容的昭安，我惊觉时光流逝的速度，我想在我们从不再是孩子那般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放手的理由





# 左岸 天使

了，就跟一作家说的那样“放给你天空，你就自由；给予你自由，你却放弃了我。”或许世事就是这般难以捉摸，曾经的美好可能变成久年不解的诅咒，而过去的那些坎坷辛酸却可以忽然变成你一路的拥有。

Paper 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从幼时起我就不喜欢那种故人远走的场面，多的是虚情假意的寒暄抑或人去楼空的萧瑟，我们不兴这套，Paper 那天在电话里大叫，谁若是来送我，我就跟谁急。

得，正着了了我的道，电话里乱糗她一番之后也算是替她送了行，鼻子还是有点酸的。想到以后没有人再被我的午夜电话吵醒后陪我宵夜我就特不爽，要知道一个人在寒风里孤零零地啃炒面是件非常难熬的事。而我宵夜的习惯也在 Paper 离开 China 的两个星期中被彻底改变。

在上海的大多数日子，我会叫上 Paper、小皮和链去酒吧混通宵，从华山路一直到茂名南路、雁荡路，几乎都留下了我们四个人的足迹。大大小小的酒吧没有放过一个，七、八度的天里，我们总是拿着一瓶 Jazz 摇摇晃晃地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和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我和 Paper 总是特别大胆的上前去邀舞。老外都喜欢我们这种风骚味底下的学生气息，经常拉我们下舞池，可我总受不了他们身上那股子洋骚味，要我和他们脸贴脸地扭动身体，还不如直接把我三振出局得了，所以通常是我扭到一半，便找借口到链他们那桌，陪他们抽烟喝酒，一起看舞池里疯狂的 Paper。

Paper 的身材很好，扭来扭去像一条池塘里的活鱼，一边跳还一边不忘和那些老外媚眼相向，我真不明白怎么她就受得了洋人身上的那种味道呢？我不止一次地问小皮和链的意见，最终发觉归根到底还是我的嗅觉太过灵敏所造成的。小皮说 Paper 那样挺好的，开心就可以了。我吱鸣了半天终于放弃，继续转过头看 Paper 跳舞。不可否认，那家伙的确厉害，几年的芭蕾真不是练





假的，骨头软到不行，我真纳闷她的脊椎怎么就跟那变形金刚似的呢？小皮说我是在嫉妒，我拿开心果丢他，二十五元一碟的小食一眨眼功夫都跑到地上了，真正幸免于难进我们消化系统的实在寥寥无几。但是我们依旧开口大笑，虽然开心果未入肚，但是却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在 Paper 最疯狂的时候只有链是沉默的，而且他的沉默接近于无奈。我曾经以为链对 Paper 是有感情的，甚至可以说是那种超出友情很多很多的感情，但那是不是爱情，我却得不出结果。链的喜怒不形于色，Paper 的装傻练憋大功全是我至今未曾攻克的难题。就连现在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似的迷茫。不知道 Paper 有没有把她要出国的事告诉链，我们都已经两个月没有联系过了，以前那种无忧无虑混吃混喝的日子像血液一般被时间这个大针筒抽走，我们甚至来不及挣扎就只能跟着众人随波逐流……



##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十点二十七分了，Paper 应该已经登机了吧。我突然觉得很冷，就像一个怀炉一下子被抢走那般的空虚。我缩在被窝里露出两只眼睛怔怔地瞧着那只钟，嘀哒嘀哒的，每嘀哒一下我的心就那么紧一下。我满脑子是飞机失事的新闻画面，我他妈真恨自己这样，好朋友出个国，我居然没事咒她出点啥状况，我这还是人不？唉声叹气了半天，我决定去找链。Paper 虽然一再要求我别把她出国的事告诉链，可她既然已经走了也奈何不了我了，我揣着我的小聪明屁颠屁颠地朝链的公司跑去。

链似乎对我的突然到访非常吃惊，更意外的是我居然穿着家居服装，甚至连头发都没梳顺就跑到这家大型 IT 公司来了，我低头看看自己这身打扮顿时无地自容，站原地捏着衣角跟小朋友似的，连为啥事跑来都差点忘掉。







链挥挥手制止了其他人怪异的目光，他拉着我走进他的 office，我从来都没觉得他像现在这么帅过，我想，当个官儿就是强，挥挥手就能关上那么多只嘴巴，这多少让我对他刮目相看。要知道链是我们四个人中发展最好的，毕业后应聘的第一家公司就收了他，每月开 8000 元的薪水给他。我就记得当时我抢过那张 IT 公司的出入通行证傻了半天，好久才回过神来流着口水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心想这么好的差事咋轮不到我？链那小子的毕业设计都是本小姐帮他搞定的，不然凭他那 C++ 机器人语言还能捞到这好差？想到这儿我就特别来气。链说如果你要去我就让你，我无所谓的。我立马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凶神恶煞般地威胁他如果不好好干丢了本小姐的脸，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小皮在旁边差点笑岔了气，Paper 更是止不住地笑倒在我床上，链则摸摸头发，像个听话的小孩子一样对我唯唯喏喏，这多少让我的气顺了点，于是老妈子似的对着他大谈职业精神和道德，搞得我好像有十几年丰富工作经验似的。说完后自己都觉得自己特糗，找了个坑把脑袋埋进去半天都不肯出来。

链叫秘书泡了杯咖啡给我，我朝他眯缝着眼，“嗨，哥儿们，连小秘都有了啊，真是个靓妞哦！”

链伸手推了我的脑门丢了句，“你这丫头说话怎么那么粗俗？”

“还不是跟您学的呗！”我大模大样地在他的真皮转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点了支三五，抬头就看到链笑岔在沙发上，我低头看看自己也觉得自己特傻特好笑，于是也嘿嘿地跟着笑起来。秘书送来咖啡之后一脸迷惘地退出去了，我估计办公室外又多了个每日话题。

“说吧，丫头，那么远跑来不会是喝咖啡的吧？”链松了松领带，拉我坐到沙发上。

“当然，这咖啡也没啥特别的，还不及我家门口的星巴克呢。”我喜欢和链抬杠，因为总觉得他看上去挺老实的比较好欺负，可是每次却都是我被他捉弄得找不到北，这小子从不和我来





明的，总是关键时说两句暗语够我傻上半天。

“Paper 最近有联系过你吗？”这里的咖啡真的不怎么样，我喝了一口咂咂嘴问到。

“没有。怎么了？”一说到 Paper，链的眼神就暗淡下来。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此行的目的非常愚蠢，Paper 不让我告诉链她去了澳洲，分明是在逃避他，而我又不知好歹地跑来充好人，后果可能是落下个里外不是人。想到这里，我开始后悔这次行动，头脑被冲昏是我典型的毛病。可是事已至此，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Paper 去了澳洲。”五个字说得我口水殆尽。

链抬起头，哦。

???

这次轮到我傻眼了，哦？就一个哦？

我走到他面前，抓着他的肩膀乱摇了一阵，我说哥们儿你清醒点啊，我是说 Paper，那个 Paper，就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个 Paper，她，她去了澳洲啦!!! 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

链轻轻推开我的手，转过身，背对着我许久。我从他背后看到烟雾缭绕在空气里，我知道他在抽烟，他通常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抽一两支。我忽然有点心疼，放轻语气对他说，链，链，不要这样好吗？或许她不久后就会回来的。澳洲又没你，没我，没小皮，就她那小样肯定会受不住寂寞逃回来的。

链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寂静得只有墙上钟表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小布，你知道吗？Paper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爱情是什么？就是我需要你时你在我身边。而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之间绝不是爱情。”

我呆在原地，我想原来在那瞎捣乱的人就我自己。

从链那儿回来，我半天都打不起精神，我妈见我那样都说我大概精神失常了，整个儿一孤魂野鬼。我嗯嗯了几声，走进自己的房间，就听到老妈在跟我爸说要不带这娃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我不想再多想链和 Paper 之间到底有种什么微妙的关系了，于是我盖上被子，整个人都缩成小小一团。

睡神如约而至，那一觉竟然睡得特别香，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我这人特别爱做梦，没有梦的睡眠对我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于是疯惯了的我在梦里像匹脱缰的小野马，到处乱闯，有时候整个梦都被我搅得惊天动地。第二天醒过来就像去爬过珠穆朗玛峰似的，浑身每个关节没一个好使的。

接到小皮的电话，他约我们仨在老地方碰头，我咬了咬牙，吱溜一下蹿进庞大的羽绒衫就欣然赴约去了。到了 Baby face 看到小皮和链都坐好久了，小皮的边上还坐着个耳朵做过扩张的女孩子。小皮搂着她笑着对我说，小布，来来，这是我女朋友 anya，anya，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铁哥们儿之一，她叫小布。

anya 伸出手，我也非常淑女地握了握。不知为什么，我总在特淑女的女孩面前扮演辣妹，在特辣妹的女孩面前扮演淑女，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和 anya 握手前，我问自己，小样，你耳朵有像她那样吗？没有，那就别和她掰谁比较辣啦，免得自取其辱。在我眼里，那些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还有奇形怪状打扮的人都是不太好招惹的，要是我跟 anya 说我他妈胸部有个刺身，估计她可能会二话不说脱掉裤子，说我那里面有个蝎子你信不信？我可不想自掘坟墓，于是端端正正地坐好，趁她不注意时偷偷打量她。anya 五官很不错，而且打扮得很入时，这很合小皮的口味，小皮以前总嘲笑我太没女人味，本来就是太平公主了还不知道修补一下，整天一件大 T-SHIRT 一条滑板裤，怪不得认识我七年了我都没交过男朋友。估计是那些男的怕带我出去会遭人非议说他是个 Gay。起初我还会跟他争论，但是久而久之我也麻木了，我想，太平公主那不都嫁出去了嘛，我姚小布怎么会嫁不出去！

事实证明那天我的确不该去那个该死的酒吧，上个洗手间没多久出来，酒吧像被打劫了似的，满地狼藉，除了老板蹲在那数被砸碎的洋酒价值之外一个人都没有了。我抓着个酒保，酒保

